



山川呼啸

古 华

湖南人民出版社

山川吟嘯

古 华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长沙

山 川 呼 啸

古 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9·1026 定价: 1.17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反映五岭山区人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长篇小说。

作品围绕兴建呼龙峡阴河引水工程所展现的广阔、壮丽的斗争画面，描写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公社党委书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率领广大贫下中农狠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干社会主义，迅速改变山区面貌的动人事迹。小说着力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塑造了公社党委书记柳旺春的英雄形象，同时刻画了敢于斗天、斗地、斗敌人的基层干部、贫下中农的英雄群象。

作品故事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活泼，生活气息浓厚。

目 次

序 曲	呼龙荡风浪.....	1
第 一 章	李子川重返呼龙峡.....	17
第 二 章	熊小莽话说柳书记.....	28
第 三 章	“重要广播”.....	40
第 四 章	“公社娃娃”.....	54
第 五 章	阴河的传说.....	66
第 六 章	迷宫的秘密.....	78
第 七 章	峡谷第一课.....	89
第 八 章	烧荒《通告》.....	99
第 九 章	老上下级.....	109
第一〇章	隧道工地.....	121
第一一章	阵线分明.....	132
第一二章	谁代表谁.....	148
第一三章	事出有因.....	158
第一四章	势不可挡.....	170

第一五章	候鸟和山鹰·····	184
第一六章	两条战线·····	196
第一七章	脑后要长眼睛·····	206
第一八章	峡谷风雪·····	216
第一九章	雷公洞旁·····	227
第二〇章	危险的导火线·····	237
第二一章	呼龙荡夜话·····	245
第二二章	抓住了要害·····	257
第二三章	红保护伞·····	273
第二四章	由来已久·····	285
第二五章	精兵上阵·····	295
第二六章	英雄本色·····	308
第二七章	阶级的血液·····	319
第二八章	耿耿丹心·····	332
第二九章	针锋相对·····	343
第三〇章	异曲同工·····	354
第三一章	巍然如山·····	365
第三二章	源远流长·····	376
第三三章	从天坑上来的客人·····	389
第三四章	柳埡路经呼龙峡·····	404
第三五章	县委会议·····	417

第三十六章	堕虎崖·····	433
第三十七章	春凌曲·····	447
第三十八章	揭“七寸”·····	459
第三十九章	铁证如山·····	469
第四〇章	全新的人·····	482
第四一章	春汛汹涌·····	494
第四二章	阴河决战·····	508
第四三章	绿玉银湖·····	523
尾 声	回到了呼龙荡渡·····	532

序曲 呼龙荡风浪

春凌江从五岭山脉那幽谷深川里呼啸而出，流经呼龙峡公社地界，仍然是匹狂奔难驯的野马。江上有个呼龙荡渡口，两岸岩壁陡峻，林木参天；江中礁石倒竖，就是晴明无风的大好天气，满江里也是翻涌着半人高的白头浪，喷吐着团团变幻莫测的水雾茫烟。“船到‘呼龙’止，马到‘呼龙’死”，这虽是旧社会遗下的老话，但祖辈世代，呼龙荡的确用它的惊涛狂浪、险恶风波，吓退过多少壮士的千里马，吞没了无数江湖的远来船！可以想象，能在这渡口横篙摆渡、扬桨驾船的艄公，绝非本事等闲的水手。

如今的摆渡艄公姓恩，六十开外年纪，却还腰粗腿健，身骨硬朗。南来北往路经渡口的人，都称他恩大爷。掐指算算，到今年——一九七二年仲秋止，恩大爷已在这渡口送走了整整四十个风雨年头。据说他父亲是摆渡的，祖父是摆渡的，曾祖也是摆渡的，祖孙几代都是春凌江上踏波踩浪人；还有的说他祖宗当过“绿林豪杰”，在这江上扶弱压强，杀富济贫；也有的说他本是个大旱年头逃荒妇人丢下的孤儿。众说不一。但另有一段“根本”，却是真凭实据半点不假的：大革命时候呼龙山曾经是井冈山根据地的游击区，呼龙荡的渡头茅屋曾经是红军游击队的联络点，年轻的恩艄公担任过党的地下交通员。一九三四年红军主力部队北上抗日，在呼龙山一带留下了一支精悍的游击队，继续领导穷人打日本，锄汉奸，直到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冬，人民公敌蒋介石为

窃取抗战胜利果实，又一次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呼龙山一带的游击队根据党的命令，经渡口北上转移。因行军作战无日无夜，十分艰苦，游击队中有对夫妻，便把个刚满两岁的孩子，交给恩大爷寄养。游击队是穷人亲骨肉。他伸出双手将孩子抱过，搂在怀里亲了又亲。可是第二天一早，地方上就出了叛徒告密，白狗子用刺刀逼着他摆渡去“追剿共匪”。他把孩子安放在箩筐里，心痛地嘱咐了一句：“站着别哭！”话没落音，白狗子的枪托就抵着他的背脊骨，催着：“快走！延误军机，杀你的脑壳！”他含着热泪攥着拳头，没能回过头去再看孩子一眼，就被推出了渡头茅屋……这一天，春凌江上，风扬起浪，浪卷着风，满江白头浪就象一只只愤怒的拳头！血气旺盛的壮年艄公，脸铁青，牙咬碎，恨煞这批汉奸卖国贼。他一不做，二不休，将一条满载着白狗子的渡船，驾到呼龙荡那恶水漩涡里，直朝江心那最大最尖的狼牙礁撞去！吓得白狗子们眼睛都吊了出来，正要开枪，他长篙横扫了过去，双脚猛力一蹬，纵身往江心一跳……一时间，风在吼，浪在啸，渡船撞狼牙，桨断船翻；白狗落漩涡，哭爹喊娘……这天夜里，恩艄公泅水渡江，趁天黑回到渡头茅屋寻找孩子。天啊，茅屋已被烧得满地白灰，寸草不留，哪里还有什么孩子！但见汽灯闪着寒光，把渡头照得通亮，白匪布了岗哨；岩壁上，还用白油漆写着“官兵百姓，谁若抓获窝藏共党后代、谋害整排国军的匪艄公，不论生死，均赏一千大洋……”他在一个山洞里蹲了三天三晚。敌人日日搜山，夜夜宵禁。他自知在近处无法藏身，四乡村头路口，又到处贴着通缉他的文告，只好强忍住撕心的痛苦，一路上叨念着孩子的乳名，流落他乡异处……

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南下，红太阳照亮了春凌江！在湖广两省交界的黑山老林里挖了整整四年葛根、土茯苓的恩大爷，听到

解放的炮声，就日夜兼程，餐风宿露赶回呼龙荡，投入了当时的清匪反霸斗争。并且愉快地出现在江边渡头，重新操起横篙摆渡、扬桨驾船的旧业。解放后的头几年，他逢人便打听当年失落的那游击队的孩子，但一直没有下落去处，只好存着一笔心债，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扬篙击浪，迎来送往。

“我如今是替社会主义摆渡把关！”这句话，是恩大爷的口头禅。他还常说：“过我这渡船的人，分作两种两性：一种走资本主义黑路利欲熏心；一种奔社会主义大道心红骨头硬！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种人越来越灭了威风，后一种人越来越发达强盛！”恩大爷心里是这样想，话是这样说，大凡往来行人，他都要用自己的这个“特别标尺”估量估量，端详端详。要是他头次看着不顺眼，或是言谈之下反了腔，下回你站在对岸喊船，任凭你急得汗流浹背，口焦舌燥，他也定要等这边集齐一船人才解缆开船；要是碰着身背黄挎包、脚蹬胶皮草鞋下乡的县社干部，出诊医生，为集体奔忙的社员群众，哪怕是一兵一丁，无论是风高月黑，雨啸雷鸣，他也会紧一紧腰身，雨笠篷一戴，棕蓑衣一披，马灯一提，叫声“走啰！”大步来到船上，往手掌心吐上两口唾沫，就挥桨劈浪，横篙击水，一刻不缓。“大爷，辛苦你哟！”到了对岸，赶路人总要回过头来感谢几声。“你谢我？我谢谁！”他立在风雨船头，提着风雨马灯，总是热情相送：“我要渡的就是你们这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所以，呼龙峡山区七八十里地界，渡头恩大爷的倔性子出了名，有人称好，有人道坏，有人说他心好脾气怪。

且说一天下午，因逢公社墟日，恩大爷忙碌了百船五十转，正扶着篙杆歇口气，等着再集齐一船人，渡完这天最后一趟。渡船上，早已立着坐着、倚舱靠着各色穿戴、携带各色行包的人：

有挑化肥的后生子，有掩着怀奶孩子的大嫂子，跟大嫂擦肩坐着的是个双手抱膝、神态怡然的娃娃子。娃娃对面，品排坐着两条醉汉：一个是脸块乌青泛白的团团脸，一个是满面赤紫淌汗的酒糟鼻。他俩大概是老相识，在墟场上来了个“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会还挨肩挨膀的谈兴正浓。酒糟鼻脚边放着一挑大担子，一头装着满箩筐生姜，生姜上头盖着几片烂荷叶；另一头则装着个大木箱，木箱里头嗡嗡嘤嘤响个不停，就不知是装着什么稀奇活宝了。船上的人都闻不惯他们身上发出的酒臭味，看不惯他们摇头晃脑、埋三怨四的酒醉相。

恩大爷扫一眼酒糟鼻的生姜箩筐，解了船缆，向大家招呼一声“坐稳当咧”，就提起水淋淋的竹篙，对准岸边岩头用力一点，竹篙便弯曲如弓地一弹，船身一颠便驶出水面有两丈远。就在这个时候，离崖岸约莫里把路远的山谷里，却传来一阵急促的唢哨声。打唢哨邀船，这是呼龙山里人有急事赶路的信号，每逢听到这种唢哨信号，摆渡艄公是要紧一紧手中篙杆的！

恩大爷横住手中的篙杆，回转头。

一串连一串的唢哨声，越来越响，越响越近，长声接短声，高音叠低音，在呼龙荡渡两岸陡峻的石壁上，引起一阵阵长久的迴荡。

“这唢哨音好响！”双手抱膝、神态怡然的娃娃，仰起了秀丽的鹅蛋脸。

“不是好后生，打不来这号唢哨音！”掩怀奶孩子的大嫂不禁侧起耳朵听。

“嗨！来神！”挑化肥的后生子腿巴子一拍，站起身，左手食指扣成一个小圈，灵巧地放进口里，嘟起腮帮“嚯——嚯”震耳地也打起唢哨，跟那邀船的人此一声、彼一声的呼应起来。满船

人初是一惊，接着就都笑了。

“我怕是碰了你娘的神哟！”只有酒糟鼻和团团脸，因被唢呐声打断了话把谈锋，低声骂了一句。两人都张开巴掌蒙住了各自的耳朵。

“既是好后生邀船，我们打转！”恩大爷桨片两摇，船头就在调向。

“算了，大爷，天色不早，因他一人，莫误大家摸黑路。”酒糟鼻提议。

“对对，船离码头箭出弦，不兴打转。”团团脸随声附和。

“这是公社的渡船，又不是为哪个私人开设的！”挑化肥的后生子领头反对。

“是嘛，你怕天黑摸夜路，人家的日头就撑得住？”大嫂子脸一扬，白了酒糟鼻和团团脸一眼。

“这船上呀，摆渡大爷算个当权派，他说了算！”双手抱膝的秀丽妹娃站在后生子和大嫂子一边。

“真是人多嘴杂！”团团脸无可奈何地一声叹气三下摇头。

“人多打烂船吆！”酒糟鼻没好气。

“人多力量大，心齐能移山！”挑化肥的后生子理直气壮。三人为众，他一下子代表了多数。

“侯老伍呀，我说你这思想，经过文化大革命，也该清理清理，提高提高啦！”恩大爷一边吱吱呀呀的荡着桨，一边带点总结的口气说，“我早讲过，过这渡船的人，从来分做两种两性哩！”

说话间，船拢了岸。年轻妹娃看过酒糟鼻、团团脸一眼，忽然说：“这打唢呐邀船的，也不知是个什么人物，他人还没到，船上倒是多数人欢迎，少数人反对！”

话虽不多，大嫂子觉得这陌生妹娃言谈举止十分对她的脾味，

便问她家住哪里？大人是谁？干什么工作？娃娃回答：她家住县城，爸爸当人民勤务员，自己是赤脚医生，这次进山要去拜一位老药匠为师。

团团脸鼻头“嗤”了一声，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角。被恩大爷称作“侯老伍”的酒糟鼻，讨了个没趣，只好摸了摸那红得象鸡冠的蒜瓣鼻头，掏出烟盒，抽出两支烟卷来，先让过团团脸一支，然后才拿出打火机咔嚓一亮，点燃自己的烟。团团脸咝咝地吸着，一缕烟雾也没见吐出来，全绕进肚里去了，看来是个城府颇深的角色。“如今这郴州烟算有点名色，听说还飘洋过海、远销外国呢！”船上只有酒糟鼻对团团脸这“参考消息”感兴趣，其余谁也没答白，都在盼着那个打唢呐的后生子快些到来。

“来了！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崖岸那高高的石级路上看去，一个身背大宗东西的高大汉子，噼噼啪啪一步三级地跨着石阶下来了。直等这人走到船边，大家才看清楚果然是个虎彪彪的后生子。他左肩上扛着个贴有雷管标签的木箱，右肩上挂着一大卷乳白色导火线。他没有立刻上船，因见船上有人抽烟，便撩起汗帕擦着头上的汗珠，和气地说：

“请二位把火熄掉，我扛的这家伙脾气不好，见火就闹！”

船上只有酒糟鼻和团团脸在抽烟。他俩却做出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偏过头去把口里的烟雾喷得更凶，象在说：耐着性子等了你半天，这会还没上船，又禁人家抽烟，真是后来者居上，管得宽啰！

“老表，为了大家的安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身背雷管的后生子看来警惕性高，挺有忍耐力，不等着两个抽烟的人熄掉烟头，就不肯上船。这可把恩大爷惹恼了：

“你们耳朵耷下来啦！不是怕摸夜路么？”

“得来条纪律才行。”挑化肥的后生子说，“为了不误大家时间，确保渡船安全，我建议这趟船上谁也不得抽烟，大家同意不？”

“同意！”满船人早对酒糟鼻和团团脸不耐烦了，冲着他俩齐声回答。

“好！算群众通过，民主决定。”年轻娃娃扬声宣布。

“算了，众意难违，两位耳朵也不要耷了，停会上了岸再过烟瘾，熄了火好开船。”大嫂子抹了抹睡熟了的胖伢的头发，一半批评一半劝解。

酒糟鼻和团团脸为众目所睹，才好不耐烦地将半截烟头在船板上擦灭，夹到耳朵背上，心里却早已上了几分火气。从反对渡船等人，到大家不同意他俩抽烟，他们已经两度失利，觉得众人不唯对他们不友好，还在步步逼进，都是为了这个背雷管的后来人！

背雷管的后生子上了船。恩大爷提起篙杆撑船离岸，赞许地打量着这虎彪彪的后生子。但见他二十七、八年纪，生得宽肩阔背，粗壮结实：头戴晴雨两用草帽，身穿鱼白对襟汗褂，腰束罗布帕，足蹬麻草鞋，半卷了裤腿，露出那紫铜色的强健筋骨。一张给太阳晒得黑里透红、为风雨吹打得神色刚毅的脸块，虽是赶了急路却毫无倦色。最有神的是那宽额底下，一双浓眉大眼生气虎虎，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条烈酒灌不醉、棍棒打不翻、重担压不垮的铮铮硬汉！

好一刻，恩大爷望着这后生，目不转睛地出神。他心里热热的，默神算了算，要是当年游击队留下的那孩子，如果日后还找得着的话，也正是这后生子一般年纪，肯定也是这么副英武身架，刚毅神采。肯定的！“唉，”老艄公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心里接着

一宽：“是啊，如今的好后生真好比天上的星子，数不清、看不够啊。”

背雷管的后生子很有礼貌，他先向恩大爷道了谢，又对满船人抱愧地笑笑：“耽搁大家了。”大家为他在酒糟鼻身边让出块地方来。酒糟鼻身子朝后一仰，拉长了脸：“你带着这危险东西上船，稍不经心，我们都要陪你喂老龙！”

“不要怕。这可是个好东西！”后生子对酒糟鼻笑着说了一声。他随即将肩上的雷管箱放在酒糟鼻的木箱盖上。“在我们呼龙峡引水工地，劈山炸岩、擒龙造湖可少不了它！”

“不，不，不行！”酒糟鼻突然象浑身着了火似的喊了起来，“我这箱子是今天墟上才买下的一窝蜜蜂，你那是爆炸品！”

后生子见他这副样子，爽朗地哈哈大笑，忙把雷管箱抱下放在自己双膝上：“它是要用来重新安排公社山河的！炸你的几个蜂子，岂不是鸟铳轰蚊子，派错了用场？”

大家见这后生子出语不凡，越发一一的侧过身子向着他。

“先头抽烟不肯熄火，如今又怕几个蜂子挨炸，处处自打嘴巴！”挑化肥的后生子冷笑着顶了酒糟鼻一句。

“你兄弟怕是吃了糙米嚼牙筋么？我又踩着你的哪根尾巴来？”酒糟鼻被人戳了痛处，心里火苗又高了两分。

“我吃糙米不图私利，”挑化肥的后生子分寸不让，“不象你有根资本主义的臭尾巴，随处叫人踩着！”

酒糟鼻粗气直喘，正要大发作，团团脸见满船上人都向着两个后生子，阵势对酒糟鼻不利，连忙手一拦，半真半假地劝道：“忍得一时气，省却百日忧。算了，算了。都因这位兄弟身背雷管一上船，火药味就浓了，哈哈。常言道得好，同船一家人嘛！”

“同船一家人？”背雷管的后生子拧着粗黑的眉头，“不一定！”

就世界观来说，现在就是无产阶级为一家，资产阶级为另一家嘛！拿我们这条船上来说，大多数人要搞社会主义，也难保个别人要做资本主义的梦嘛！”

“对！这鼓敲在点子上，定准了音！来，把雷管箱拿来放在我这尿素担子上！”挑化肥的后生子向抱雷管的后生子伸出了双手。

“侯老伍！十几二十年了，你们唱的总是那个老调调！”恩大爷摇着橹，大声说。船，已经驶到宽阔的江面。“后生子，你背这雷管导火线，准备办什么大工程？”

“劈开天坑千重岩，要牵阴河上高山！”后生子见问，立即兴冲冲地回答。

“什么？你再说一遍！”江风呼啸，立在船头的恩大爷没大听清。而船上听清了的人，也都巴望后生子重复一次。

“大爷，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呼龙峡公社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今年秋后要大干快上，打一场重新安排河山的翻身仗！”

好一个“劈开天坑千重岩，要牵阴河上高山，打一场重新安排河山的翻身仗”！满船上的人就象听到一声春雷，都被背雷管的后生子这惊心动魄的话吸引住了。

“什么时候动兵？我第一个报名！”挑化肥的后生子劲鼓鼓地卷起衣袖，向背雷管的后生子亮出一双量米筒般的粗胳膊。

“引阴河水，灌万亩田，这是我们公社学大寨、大干大变的关键一着棋。”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翻身仗打定了！”

“好哇！秋后只要公社党委一声令下，我们马上拉出擒龙大军！”

一时间，满船人议论纷纷。是的，文化大革命前，呼龙峡的

贫下中农曾多次提出要劈山引水打翻身仗。可那时，走资派挡道，错误路线干扰，年年喊，年年盼，社员群众有劲使不上！每到天旱年成，就得吃国家的返销粮。

“后生子，听你的话里有来历，还有什么新消息？”恩大爷等大家议论了一阵，便问背雷管的后生子。

“大爷，这回呀，群众憋足了劲，干部下定了决心，龙王爷不投降，穷山区不来个水笑渠成，面貌一新，就不会收兵喽！”后生子满面红光，襟怀坦荡，‘有得干的哪！引出阴河水，建起水电站，还要造山中小平原，大搞机械化，兴办各种加工坊、果园、茶场……只怕我们这一辈子都忙不够，做不完！’

“这位兄弟谈得远，会做宣传工作。”酒糟鼻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皮，“怕只怕雷公空打闪，不撒雨点点，龙王爷照旧睡在阴河里打鼾哪！”

“那是文化大革命前，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学大寨搞不起来。如今不同了。你怎么能用老眼光看问题？”大嫂子最看不惯这号天大好事没来，就先泼冷水的角色。

“有的人呀，真是怪得很，屁股坐进了七十年代，可脑袋瓜里还在做五十年代的单干梦！”挑化肥的后生子白了酒糟鼻一眼，再次发表意见。

“喂喂，你们今天都身上长刺啦？”酒糟鼻做出副莫明其妙的脸相，“硬是开会约好了似的，专寻我开火喽！”

团团脸酒醉心清，会看风色，拉了拉酒糟鼻的衣袖，轻声说：“算了，少吃辣子少椒（焦）心。听口音他们都是造反派。”谁想酒糟鼻气头上不买他这帐，衣袖一甩：“我管他爹派娘派，一人一嘴，就不兴我说话啦？”

两个后生子正要回驳，恩大爷拧着眉头边挥桨边说：“侯老伍，